



崔久成 著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提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爱别离

民国游子苏曼殊的红尘往事

CMS
CHINESE MEDICAL & SCIENCE
中国出版传媒



岳麓书社



崔久成 著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提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爱别离

民国游于苏曼殊的
红尘往事

CTS
PUBLISHED BY
中南出版传媒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别离:民国游子苏曼殊的红尘往事/崔久成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1.10

ISBN 978-7-80761-724-2

I. ①爱... II. ①崔... III. ①苏曼殊(1884~1918)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870 号

AI BIE LI; MINGUO YOUZI SUMANSHU DE HONGCHEN WANGSHI

爱别离:民国游子苏曼殊的红尘往事

作 者:崔久成

责任编辑:蔡 晟 谢淑姮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6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7000

ISBN 978-7-80761-724-2/I·996

定价:26.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引子

一个伟大的黄昏降临了。

浩瀚的书堆中，拖着长辫子的王国维抬起了头，推了推厚厚的眼镜，他预感到这个世界要变了。尽管游学日本，接受过西方的现代化教育，但他骨子里仍旧沉浸在古典清丽的东方典雅中。《人间词话》还在写作中，《人间词》也在一首首地累积着，他的笔下，仍旧流淌着苏东坡的壮丽、杜甫的沉郁和李白的飘逸。

而此时，东方世界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变中。旧有的华夏中心的朝贡秩序正一点点地崩塌，断壁残垣依旧残留；西方扩张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但那些尚未在这个古老的中国建立。自由的船舶频繁地奔波在远东水域，沿海的粤闽浙省份的商人们总能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嗅觉，他们相互结交，在广阔的海面上游走，不自觉地把“国家”同“国际”相连通。

那是一个飘零破碎但又自由浪漫的时代。今天那些被民族国家体系、护照签证缠绕的当代游客，几乎无法想象那时候东方世界的自由与辽阔。

那是一个并不缺乏英雄与名流的时代。当天朝上国的严谨和秩序开始渐渐失去了吸引力的时候，无数怀有志向的年轻人把自己的胸怀投向了海洋，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乃至鲁迅……

后来他们大多都成为群星璀璨、自由浪漫时代被历史铭记的人物。

但在当时，却有一个让无数青年人追捧痴迷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的僧人。他如雨夜里散落的瓣瓣樱花，浪迹一生，无依无靠，注定漂泊。

这个人就是苏曼殊。

曼殊是他的法号，他原名戡，字子穀，后更名玄瑛。父亲是早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而母亲却是一个日本人。苏曼殊出生在日本，尚且年幼就因父亲生意失败不得已离别日本亲人回到广东。此后他短暂的一生，都无处归依。

飘零的时代，似乎注定他从一出生就没有成长的泥土，注定了他散落天涯，没有精神依托。

苏曼殊不僧不俗，亦衫亦履。多年来在国与国、城市与城市、朋友与朋友、女人与女人之间游荡。他的一生犹如鸾飘凤泊，渡日本、赴暹罗、下南洋，四海飘零，屐痕处处，留下了不少清丽可人的诗文，却极少在寺院里盘桓。他身着袈裟，奔走革命，与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但对革命却没有恒久的热情。他是革命的参与者，也是局外人；他是出家之人，受戒却并不持戒。兰心蕙质，哀乐情深。他不仅忧世伤生，更对

男女情爱一往情深。他让人亲近，却又遗世独立。他若痴若狂，哭笑无常，有时却又如孩童般干净、单纯。当苍凉和孤独、纯洁和真诚交融在一个年轻僧人身上时，那又会激荡出怎样的人生？

读懂苏曼殊，是要从他的诗开始的。那些素雅清丽、或浓或淡的诗情，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仿佛只有自己能懂。

苏曼殊的诗如同生命的吉光片羽、人生的抽刀断水，诗只是他诗化生活的一点点痕迹，如同仓央嘉措那一首首清澈飘扬的情歌。“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苏曼殊的诗没有多少用典，没有多少佶屈聱牙的展示，只是随手一点，便将露珠般的兰泽化入诗中，凝固着身世飘零的悲伤和对爱情无可奈何的喟叹。

苏曼殊的国学功底并不厚，但是他的天分和才情却是让一代大儒所惊诧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以文士自居，正所谓“有意革命，无意为文”。那些赚得痴男怨女无数热泪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只是他心灵的远游而已，跟文学无关，与生命相连。

他通晓日文、英文、梵文、西班牙文等多国语言，但他所通晓的文明都不能为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境地。他一生都在飘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繁华或者寂寞，熟悉或者陌生，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家。他翻译过拜伦、雪莱的诗歌，几乎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方飘零，足迹遍布南洋。读他的诗，似乎总能朦朦胧胧看到曼殊大师的影子。

也许，从出生开始，他就注定是一颗没有土壤的种子，永远

找不到根。他被风吹到某个冥冥之处，终究没能落回到泥里。

在爪哇岛的孤灯下，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在欧洲风雪中飘荡着的拜伦与雪莱的澎湃诗句里，在李商隐黯然销魂的意念中，我都能看到苏曼殊茕茕子立的影子。他从海上来，终回海上去。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我仿佛看到他缓慢地走向了大海，每一次抬脚，破旧的芒鞋总能掀起波光粼粼的水澜，海水刚好淹没他的脚踝，他就这样一步步被我的目光推向远方，走向海面上那轮温暖硕大的月亮。银色的月光中，他一直在微笑着回头。我不知道在月亮之下，他来生能否拥有一个故乡，能否再次遇到那对岸采摘芙蓉的女子。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苏曼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1918年，三十五岁的苏曼殊圆寂，六年后长栖于西湖之阳、孤山之阴，同苏小小成了邻居。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些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们，繁华落尽，人去楼空。正如布达拉宫记住了那世界上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一样，西湖之水、漂泊南洋记住的，是身披袈裟烟雨一生的苏曼殊。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他的诗漂泊在海上，而他已在西湖长眠。

西湖畔，伴着芙蓉，他将永远年轻。

目 录

引子/001

一 隐忍不言的伤

秋云：生憎花发柳含烟/003

断岸：谁怜一阕断肠词/007

枯柴：生天成佛我何能/012

尘埃：江城如画一倾杯/017

菊子：人间花草太匆匆/023

凄雨：孤灯引梦记朦胧/029

二 易水萧萧，此生莫问

热血：海天龙战血玄黄/037

封禁：流萤明灭夜悠悠/042

受戒：蝉翼轻纱束细腰/047

不归：狂歌走马遍天涯/052

秦淮：好花零落雨绵绵/058

知交：刘三旧是多情种/063

东渡：九年面壁成空相/069

秋叶：槭槭秋林细雨时/074

裂痕：灯飘珠箔玉笋

三 契阔死生，与子杳

樱瓣：禅心一任蛾眉妒/066

流水：偷尝天女唇中露/091

芒鞋：送卿归去海潮生/096

脂痕：碧玉莫愁身世贱/100

行云：十日樱花作意开/105

叠手：恨不相逢未剃时/110

孤旅：契阔死生君莫问/115

黄灯：秋风海上已黄昏/120

四 我再来时人已去

燕影：相逢天女赠天书/127

归心：旧游如梦劫前尘/132

渡船：斜插莲蓬美且鬋/137

零雁：江南花草尽愁根/142

城破：水晶帘卷一灯昏/147

呖语：水驿山城尽可哀/152

芳草：芳草天涯人是梦/157

五 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飘零：棠梨无限忆秋千/165

欢笑：年华风柳共飘萧/170

恸哭：白水青山未尽思/175

六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海潮：春雨楼头尺八箫/183

梦魇：残阳影里吊诗魂/188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195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196

答邓绳侯/197

花朝/197

题画/198

忆刘三、天梅/198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198

过蒲田/199

过若松町有感/199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199	
有怀二首/200	
本事诗十首/201	
代柯子简少侯/204	
浣江道中口占/205	
题师梨集/205	
落日（失题）/206	
为调箏人画像二首/206	
调箏人将行属绘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207	
寄调箏人三首/208	
寄晦闻/209	
失题/209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简刘三/209	
题拜伦集/210	
步韵答云上人三首/210	
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212	
别云上人/214	
简法忍/214	
何处/215	
为玉鸾女弟绘扇/216	
南楼寺怀法忍叶叶/216	
饮席赠歌者/216	

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217

无题八首/221

东行别仲兄/223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224

偶成/224

东居杂诗十九首/225

芳草/232

集义山句怀金凤/233

以胭脂为某君题扇/233

晨起口占/233

春日/234

题静女调箏图寄包天笑/234

迟友/234

佳人/235

碧阑干/235

莫愁湖寓望/235

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
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236

游不忍池示仲兄/236

樱花落/236

一张破碎的旅行图/239



隐 忍 不 言 的 伤

YINREN BUYAN DE SHANG

一撒手就是一辈子,上了船就是一生。

年轻的时候还不懂得,懂得后却不再年轻。

当喑哑的爱与泪水,在凄风苦雨的轮回里像尘埃一样落定,那些日夜呢喃的经诵,是否还有人听得懂?

秋云：生憎花发柳含烟

富士山下的樱花开了，广东香山的院子里也长满了艾草。落花簌簌，子规声声，而他却从此没有了故乡，只能面朝大海，此生飘零。

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

怀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寄调筝人三首》其一

沈从文先生曾说，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故乡，常常是一个人的灵魂栖息之所，生命依托之地。

苏曼殊是在十三岁那年离开广东的家乡的，而后无数次路过广东，却再也没有回去过，包括父亲苏杰生在家乡病逝。一百年后，我们依稀能看到烟雨凄迷中那所古旧的青砖老房，颤颤巍巍，仿佛在讲述着什么。

那是在潮湿氤氲的珠海，夜晚的月亮悄然升起，一栋青砖搭建的古老房子在凄迷的雨水静静站立着，雨水若有若无，虫鸣似有似无。疯狂的艾草在月光下静静地存在着，仿佛一百多年前

它们也像现在这样存在，时刻保持着生长的状态，千百年来都不曾改变。一百多年前这栋青灰色的院落干干净净，干净得看不出任何清扫过的痕迹，就如同存在午夜场观众散去的胶片电影里。有时候雨大，可以听到芭蕉叶与雨点相奏的滴滴答答声；有时候微风穿越竹林，外面就会传来细碎的花瓣飘落声。很多时候我都会疑惑，这座寺庙究竟存在于神州大地，还是在那樱花飘落的国度？

就让时光倒流吧，重新回到 1884 年，日本横滨郊区那个爽朗的秋天。

一场秋雨过后，午后阳光明媚，横滨郊区村落里一座座低矮的草房如同一株株雨后冒出的蘑菇，草房子高度倾斜的屋顶上生长着茂盛的青苔。金闪闪的枯草暖暖地享受着饱含雨水的光线，溪水淙淙流向不远的海岸。海岸旁，是近年来文明日益兴盛的横滨港。

苏曼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秋天。草房里一声响亮的孩啼过后，痛苦的河合若子总算松了一口气。汗水从额头的发梢上滴落，她明亮的眼睛一定忽而爱怜，忽而神伤。环顾四周，这片村落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年，若子只有十九岁，和正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孙中山同龄。抱着孩子，她也许在猜想怀中这可爱男婴的未来吧。她可否想到，这个男婴将远离生母，斩断同日益繁荣的东瀛列岛的情缘，四海漂泊？

一年前，远在乡下的若子接到了姐姐从横滨发来的信，于是欣喜地收拾行装奔向了横滨。横滨，是当时日本发展最快的海港

城市。在那个城市里，有白皮肤黄头发的美国人，也有颇有绅士风度的英国商人，当然也有熟络商贸、热情大方的中国商人。繁忙的海港，进进出出的不只有货物，美国人带来了火车和邮局，英国人则带来了他们的莎士比亚和信仰。当然，繁华的街道上偶尔能看到不同国家的士兵。

横滨的繁华并不在于高楼林立，纸醉金迷。质朴的建筑、大气的街道都昭示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在历经几十年的外来文化洗礼之后，开始有了崭新的面貌。传教士们从中国带来了汉译的典籍，英国人则创办了报纸，甚至建立起剧场。随之而来的铁路、电信、邮政慢慢改变着这个渔村的生活习惯。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构筑学校，推广教育，文明开化成一时之风气。

苏曼殊的祖父是在鸦片战争后投入海外商贸的。三十年前，美国人的军舰敲开了日本——这一神秘东方国度的大门。不久，日本被迫开放横滨为港口，开放之初的数年，不断败落的日本武士用他们手中的武士刀一次次地抗拒着这片土地上的外来者，欧美的军舰也陆续开进这片海域之中。在贸易的流通中，在日本浪人的武士刀同西方枪炮的交战中，横滨逐渐由古典走向现代，由野蛮走向文明。

1882年，苏杰生三十八岁，这个灵活掌握多国语言、可以同时处理多国商贸事务的人，成为英国商人眼中不可多得的贸易人才。很快，他成为英国商人开办的万隆茶行的买办，日进斗金，富贵加身。在横滨宽敞的家里，他娶了一个叫河合仙的女子为妾。